

특별논단

# 표해록(漂海錄)과 유교정신



사진 오른쪽은 필자 王金龍선생, 왼쪽은 번역한 崔哲鎬 선생

이 글은 중국의 저명한 <표해록>(漂海錄)연구가인 왕금용선생이 <표해록>의 저자인 최부(崔溥)선생의 유학사상을 논증한 것이다. <표해록>(漂海錄)의 저자인 최부(崔溥, 1454-1504)선생은 조선 성종 때 추쇄경차관(推刷敬差官)으로 제주도로 부임하여, 왕명을 수행하는 도중 1488년 윤 정월, 부친상의 비보를 듣고, 분상(奔喪)차 수행원 42명과 함께 도해(渡海)중 흑산도 근해에서 폭풍을 만나 서해로 표류하기 시작했다. 그들은 서해에서 근 14일 주야간 난파된 선박에서 사투를 벌이다가, 현 중국 절강성(浙江省) 임해현(臨海縣)의 도저진(桃渚鎮) 부근, 한 해안가에 표착했다. 당시 명나라 때는 절강성 해안지역에 왜구(倭寇)가 빈번히 출몰하여 겁탈(劫奪)을 일삼았기 때문에 최부 일행이 해안에 상륙하자마자, 국경을 침범한 왜구혐의로 체포되었다. 천신만고로 왜구의 혐의를 벗어 난, 최부 일행은 절강에서부터 경항대운하(京杭大運河)를 따라 중국 대륙의 남, 북을 종단, 5개월 여 만에 43명 전원 무사하게 한국했다. 최부는 당시 조선의 성종에게 그들의 표류전말을 일기체 형식으로 찬진(撰進)하였으니, 이것이 바로 표해록(漂海錄)이다.

현재 학계에서는 세계의 3대 중국 기행문으로, 마르코폴로의 <동방견문록>, 일본의 엔닌(圓仁)스님의 <입당구법순례행기>(入唐求法巡禮行記)와 최부의 <표해록>을 들고 있으며, 그 중에서도 문헌적 가치로 봐서 수위(首位)로 꼽고 있는 책은 <표해록>으로, 이 책에서는 당시 중국 명조의 각종 정치, 사회, 경제상을 소상하게 다루고 있을 뿐 아니라, 그 속에는 천신만고의 기행과정에서도 한치의 흔들림도 없었던 최부선생의 선비정신과 유학사상을 극명하게 발현되고 있다는 점에서 이 책이 가지는 의미는 한층 더하다고 할 수 있다. <편집자>

## 从《漂海录》看崔溥其人

浙江省民间文艺家 王金龙

1488年（明朝弘治元年、朝鲜成宗十九年），朝鲜弘文馆副校理、济州三邑推刷敬差官崔溥，因父亲去世，率陪吏、护送军及奴子等42人，渡海回全罗道罗州（现韩国全罗南道罗州）故里奔丧。他们于闰正月初三日在济州别刀浦起航，先是“东风微顺”，当夜辄“为北风所逆”，“莫之所适”<sup>(1)</sup>，遂在海洋上漂流。直到是月十六日，他们幸而到泊中国浙江台州府临海县的牛头外洋。十七日舍舟登陆，十九日到达桃渚所城；二十三日从桃渚城启程返国，二十八日离开台州，前往宁波府。此后，经绍兴府抵杭州府，沿着京杭大运河达于北京；然后，出山海关，过辽东，于六月四日渡过鸭绿江回到朝鲜。回国后，崔溥奉王命以汉文写成《漂海录》进呈。1573年（明朝万历元年、朝鲜宣祖六年），崔溥的外孙柳希春将该书以校正本锓梓刊行；现有日、英、韩等多种译本。因为《漂海录》是崔溥向国王报告、陈述在异国他乡极不平常的亲身经历，其中有大量足以反映其思想品性的言谈举止，因此，从中可以基本上看出崔溥其人。

### 一、崔溥的儒家思想及其践行

在漂流的逆境中，崔溥始终以儒学理念自律正己，并规范着一行43人的举止，表现出一个爱国者的高尚品质，一个儒者的风范和情操，显示了人格的魅力，令人敬佩。

孝，是儒家学说中“孝悌忠信”的首要内容；在把儒术作为正统思想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公然以孝治国。崔溥认为：

“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未有不尽孝于亲而忠于君者”<sup>(2)</sup>，

“尊儒道，人皆以入孝出恭、忠君信友为职分事耳”<sup>(3)</sup>。

因此，一遵《家礼》，

“当风雨不定之时，不占一日之候”<sup>(4)</sup>，

“始闻亲丧遂行”<sup>(5)</sup>。

隐儒王乙源以酒肉款待他，他说：

“我朝鲜人守亲丧，不饮酒、食肉、茹荤及甘旨之味，以终三年。”<sup>(6)</sup>

于是只好以茶代酒。一路上，每每念及

“父新死未殓，母垂老在堂，子取已亏，客路愈远，悲痛之心，天苍地黑”<sup>(7)</sup>；

“迁延日月，不得全吾哭柩庐墓之心，所以痛哭耳”<sup>(8)</sup>。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一路上头戴丧冠、身穿孝服，虽旷日持久而无怨，历长途跋涉而不易。在宁波下山遇到海盗船，程保等罗跪劝谏：

“请解丧服，权着纱帽、团领，以示官人之仪”<sup>(9)</sup>，

他坚决不从。在牛头外洋见有“中船”六只列泊，程保等请他“具冠带，以示彼船”，他则拒之曰：

“释丧即吉，非孝也；以诈欺人，非信也。宁至于死，不忍处非孝非信之地”<sup>(10)</sup>。

在北京，皇上给赏衣服，入朝须易吉服，他则“独留馆”<sup>(11)</sup>，而叫程保等其他人去领赏；第二天必须亲去谢恩礼拜，通事李翔引他“步至长安门，犹不忍穿吉服”。李翔急得拿下他的丧冠，戴上纱帽，“时皇城外门已启钥，常参朝官鱼贯而入”，他这才“迫于事势，服吉服入阙”。出来后，立即“复穿丧服”<sup>(12)</sup>。朝鲜文臣李克均、郑崇祖、卢公弼、金砺石、金自贞、李淑璫、金友仁，武臣朴元宗等认为：

“崔溥素有操行，其守丧也，庐墓三年，绝不归家，非诚孝之至而然欤。”<sup>(13)</sup>

在把帝皇看作天子、天子拥有“家天下”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把“忠君”和“爱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忠于王事国事，维护王权国威，就是臣民的天职。崔溥认为，漂流生还是圣王仁德所致：

“是皇恩覆冒，使万物各得其所，故我等亦幸得保此生也”<sup>(14)</sup>；

“我等小民也……岂意圣念及于小民若此，若此！圣念若此，我等所以万死得一生也”<sup>(15)</sup>！

当时，朝鲜尊明朝为“上国”，儒家事上必以诚；诚即无异心，无异心则相安。因此，他认为

“帝之抚我赏我，都是我王畏天事大之德，非汝等（按：指程保等随从）所自致。

汝其勿忘我王之德，勿轻帝赐”<sup>(16)</sup>；

漂流生还之幸，

“皆由我圣上仁以抚众，诚以事大之德也”<sup>(17)</sup>；

“天无二日，安有一天之下有二皇帝乎？我王心诚事大而已”<sup>(18)</sup>。

然而，重人更需自重，诚事上国，更需维护本国的尊严。在桃渚所，崔溥严词回答卢夫容：

“足下怪听我言，我亦怪听足下之言，习俗然也。然同得天所赋之性，则我之性亦

尧舜孔颜之性，岂嫌于语言之有异哉”<sup>(19)</sup>？

并驳斥薛旻的“越界无妨”论：

“我不是朝鲜之臣乎？为人臣者，其可以越界而负其国，异其行，变其言乎”<sup>(20)</sup>？

在健跳所，他与千户李昂叙别：

“我朝鲜地虽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国，则不可以外国视也”<sup>(21)</sup>。

在姑苏驿，针对按察御史的提问，他为祖国的富强而骄傲：

“谋臣猛将用兵有道，为兵卒者率皆亲上死长，故以高句丽一偏小之国，犹足以再

却天下百万之兵。今则合新罗、百济、高句丽为一国，物众地大，财富兵强，忠智之士车载斗量，不可胜数”<sup>(22)</sup>。

但当涉及国家机密，他则机巧回避。薛旻问：

“你既为军资监主簿，何以不知兵粮之数？”

崔溥说：

“我为军资监未满月见递，故未详其数”<sup>(23)</sup>。

因此，朝鲜国王李康靖称赞他

“跋涉死地亦能华国”<sup>(24)</sup>！

必须指出，崔溥在如此艰险的漂流逆境中，

“令陪吏四人逐日观标，旁问地方……记其大略”<sup>(25)</sup>，

以致写成《漂海录》一书，这是他忠于王事、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和重要贡献——须知《漂海录》一书包含着中国当时多少为外人所不知的内部至要情况！并且，在接到父亲丧报后一直归心似箭、苦熬五个月已经踏上国土、巴不得马上飞回家哭枢慰母的情况下，国王要他先写出漂流经过，于是，崔溥在青坡驿

“敬奉传旨，一行日录撰集以进”<sup>(26)</sup>，

足见崔溥对待忠与孝、国事与家事，先后轻重是分明的。

此外，在漂流的艰难处境中迫切学习“水车”，想着

“我国多水田，屡值旱干，若学此制以教东民，以益农务，则……我东人千万世无穷之利也”<sup>(27)</sup>，

这无异于宋朝范仲淹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sup>(28)</sup>

的胸怀抱负，也是很值得人们学习的。

礼，是儒家奉行“仁义礼智信”的重要内容之一；崔溥在漂流狼籍的境况下执礼如故，更是难能可贵。当他们在牛头外洋仓皇登陆至一里社时，崔溥告诫所有随从：

“同此生死之苦，无异骨肉之亲……若遇患难则同救之，得一饭则分吃之，有疾病则相扶持之，无一人亡失可也”<sup>(29)</sup>；

“我国本礼义之国，虽漂奔窘遽之间，亦当示以威仪，使此地人知我国礼节如是。凡所到处，陪吏等拜跪于我，军人等拜跪于陪吏，无有过差……有群聚来观者，必作揖礼，无敢肆突”<sup>(30)</sup>！

儒者就是读书明理之士，明理更要讲道理；故有理走遍天下，理穷则词屈。在连山驿，

千户翟勇告诉崔溥：

“外有一人说你是劫贼之人，阻挡驿官不要供给……你可写状告他抢去衣包云云，呈于知县。”

崔溥说：

“以不见夺之物诬为强夺，伏人非罪，甚悖于理”<sup>(31)</sup>。

足见其为人耿直，不计私怨，实事求是。

在儒家学说里，“齐家治国平天下”，必先“修身”正己。可以说，崔溥是朝鲜朝儒家的杰出代表，不但精研儒学，而且身体力行，懿德垂范。当他漂流在

“怒涛如山，高若出青天，下若入深渊，奔冲击跃，声裂天地”

的大洋中，已经“替换衣服，以待大命之至”时，惴惴然援手祝天曰：

“臣在世唯忠孝友爱为心，心无欺罔，身无仇冤，手无杀害……倘臣有罪，罚及臣身可也。同舟四十余人无罪见溺，天其敢不矜怜乎？天若哀此穷人，返风息涛……然后虽万死无生，臣实甘心”<sup>(32)</sup>。

儒家对鬼神“敬而远之”，“不尚淫祀”<sup>(33)</sup>，但却相信“天理本直”<sup>(34)</sup>，不可欺诈。他“临终”对天的祈祷，真实地道出了他生平的所作所为；其甘愿一人受罚、别祸及其余人的心地，则集中体现了儒学一个“仁（爱人）”字，这与唐朝大诗人杜甫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开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sup>(35)</sup>

的精神境界一致。公直常与清廉为伍。崔溥，一个官及五品的“国王近臣”<sup>(36)</sup>，却是

“天下之穷人莫如我也。父已死，母又老，弟幼弱，家贫窶，治丧所需皆阙如也”<sup>(37)</sup>。

总之，从《漂海录》看崔溥其人，忠、孝、礼、义、仁、廉等无不兼备，是朝鲜朝一真儒也。

## 二、崔溥的天命鬼神观

崔溥与其他儒家一样，也有其“天命”、“鬼神”观，因为中国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就是持“天命”、“鬼神”论者。《论语》<sup>(38)</sup>中提及“天命”的，诸如

“五十而知天命”<sup>(39)</sup>、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sup>(40)</sup>、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sup>(41)</sup>、

“予所否者，天厌之”<sup>(42)</sup>、

“天生德于予”<sup>(43)</sup>、

“巍巍乎，唯天为大”<sup>(44)</sup>、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sup>(45)</sup>、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sup>(45)</sup>、

“知我者其天乎”<sup>(46)</sup>、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sup>(47)</sup>

等等。在漂流的途中，崔溥每到无以为告时则想到“天命”，并告之于天——非客观实在、天空之天，而是在冥冥中操万物死生祸福之天。比如：

“臣意亦以谓溺死已决矣，倘蒙天助，幸不至于溺，必漂流无定，以至死日，无如之何？”<sup>(48)</sup>

莫金、权松等流泪对崔溥说：

“势已迫矣，无复望已！请替换衣服，以待大命之至。”崔溥“如其言，怀印与马牌，具丧冠与服，惴惴然拱手祝天”<sup>(49)</sup>。

崔溥对权山等说：

“生我死我，皆天所为。而风之顺逆，天实主张。今东风不变已经累日，则抑窃疑天必有生我之心也。”<sup>(50)</sup>

在宁波下山遇到海盗，他认为：

“漂流海上，天也；屡经死地而复生，天也；到此岛而遇此船，亦天也。天理本直，安可违天以行诈乎？”<sup>(51)</sup>

因此不听程保等“请解丧服，权着纱帽、团领，以示官人之仪”的“罗跪”劝说，依然我行我素——身具丧冠丧服，以漂流落拓者的“本来面目”以对海盗，等等。

然而，崔溥世界观、人生观里蕴含的“天命”观成分，不是主要、或占主导地位，更不是缩命论者那种消极、等待、被动，而是在万般无奈之时，身处极端困苦之地，即在无以解说、无以为告的情况下，才偶尔表露出那种“天命”观；他思想中的主体精神是积极、进取、主动的，正像世人所说：儒家是“入世”的，而不是“出世”的。已如上述，在漂流的险恶境遇和长途的艰难跋涉中，他肩起一行 43 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重任，为着整体生还，不但率先垂范，大智大勇，而且激扬民族团队精神，坚韧地克服重重困难，创造出

“遭被恶风，过尽大海，一无亡失，千古所稀”<sup>(52)</sup>

的奇迹。人间奇迹，从来都是客观条件而外，主要地是由于人们的主观努力才创造出来的！

纵观崔溥漂流的全过程，在困难、尤其在生与死的危难面前，他不是坐等、任凭“天命”的安排与摆布，而是“尽人力而听天命”——竭力排难解危，挑战生命的极限，表现人的主观能动精神；如果死神真地来临，也是坦然面对，视死如归。漂流海上，崔溥

“亦知不免于死，裂单衾缠身数围，缚之于舟中横木，盖欲死后尸与舟久不相离也”<sup>(53)</sup>

——面临死亡，从容不迫。在宁波下山，海盗

“先脱程保衣裤，捆而杖之；次以斫刀截臣（按：崔溥自称）衣纽，赤身剥脱，背手曲脚以绑之，以杖杖臣左臂七八下，曰：‘你若爱生，便出金银！’臣大号曰：‘身可商，骨可碎，何所得金银乎？’”<sup>(54)</sup>

——临危不惧，坚强不屈。《锦南先生事实》记载：

“戊午（1498 年，朝鲜燕山君四年）七月，史祸起……燕山命搜其家，公（按：指崔溥）独以家藏《佔毕集》（佔系朝鲜朝儒学宗师金宗直，崔溥之师）受拷讯，杖流端川。公既至谪所，处之坦荡荡。至甲子（1504 年，朝鲜燕山君十年）十月，燕山命拿致诏狱，将行刑前夕，金公铨、洪公彦弼等以轻系同处，以酒饌，先生一一受饮，诀别叮咛，神色不乱，阳阳如平时。”<sup>(55)</sup>

——蒙冤赴难，志气清明，乃

“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sup>(56)</sup>。

但朝鲜史官秉笔附言：

“至是见杀，朝野咸惜之。”<sup>(57)</sup>

直待“正德丙寅（1506 年，朝鲜燕山君十二年）中庙靖国追赠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sup>(58)</sup>

崔溥的“鬼神”观，可以说是从孔夫子那里“原装”承传过去的。

《论语》记载：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sup>(59)</sup>

崔溥漂流海上，

“入夜，风涛还劲，舟行甚疾。安义曰：‘尝闻海有龙神，甚贪，请投行李有物，以禳谢之。’臣（按：崔溥自称）不之应”<sup>(60)</sup>。

孔子对鬼神发出“有诸？”的疑问，

“子不语怪、力、乱、神”<sup>(61)</sup>，

“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sup>(62)</sup>。

崔溥对谢神“不之应”；安义说崔溥“慢神不敬”，崔溥海之曰：

“尔济州人酷好鬼神，山泽川藪俱设神祠，至如广壤等堂，朝夕敬祀，靡所不至。其于涉海，宜无漂沉之患，然而今日某船漂，明日某船沉，漂沉之船前后相望，是果神有灵应欤？祭能受福欤？况今我同舟人，不祭者唯我一人耳，尔军人皆诚心斋祭而来，神若有灵，岂以我一人不祭之故废 40 余人斋祭之诚也？我之漂船，专是行李颠倒，不善候风之所致，反以废祭尤我，不亦惑乎！”<sup>(63)</sup>

显然，崔溥对鬼神同样持怀疑态度。

子曰：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sup>(64)</sup>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sup>(65)</sup>

这是说，人生活在实在的现实中，该面对现实，重视现实，首先要“事人”，见义勇为；如要祭祀，也该祭当祭之神。那么，何为当祭之神？孔子认为：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sup>(66)</sup>

“吾不与祭，如不祭”<sup>(67)</sup>，

“虽疏食菜羹，必祭，必齐如也。”<sup>(68)</sup>

就是说，一要祭祖，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sup>(69)</sup>；

二要

“祭祀远古发明饮食的祖先，表示不忘本”<sup>(70)</sup>，

即祭文明之创造者，并且必须亲身参加祭祀。在杭州武林驿，顾壁问崔溥：

“凡人不事佛则必祀神，然则你国事鬼神否？”

崔溥说：

“国人皆建祠堂，以祭祖祢，事其当事之鬼神，不尚淫祀。”<sup>(71)</sup>

在分水龙王庙，

“杨旺与其徒入庙中，焚香礼神以祭，令臣（按：崔溥自称）等亦拜。臣曰：‘祭山川，诸侯事；为士庶人者，特祭祖考耳，少踰其分非礼也。非礼之祭，人为谄神不享，故我在本国不敢拜山川之神，况可拜异国之祠乎？’”<sup>(72)</sup>

显然，崔溥也同样认为“当事之神”是祭祖，不谄神，不淫祀。有专家认为：

“孔子把鬼神从传统宗教意义上的神秘力量转变为已逝的祖先，进而通过对祖先的祭祀扩大孝道、仁心，以达至对人的伦理责任的确认和社会伦理秩序的维护；最后又把祭祀的对象推扩到现实生活中文明的创造者，充分彰显了其鬼神观的人文意义。”<sup>(73)</sup>

由此可以窥见崔溥“鬼神”观中跟孔子一样的人文思想。

### 三、博学文士的领导才能

崔溥，朝鲜一个中层官员，以其人文观察，将在中国由南而北沿途 4000 多公里<sup>(74)</sup>的所见所闻写成《漂海录》，内容涉及明朝弘治初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以及市井风情；同时以其博学，将知识点拓展到华夏数千年的文明，对各地的历史典故、山川地理、名胜风物、文化名人及其名篇名句，信手拈来，侃侃而谈，堪称当时的“中国通”。比如：

“嘉兴府，即古槁李城——越败吴之地”<sup>(75)</sup>。

扬州府

“即旧隋江都之地，江左大镇，十里珠帘、二十四桥、三十六陂之景为诸郡最，所谓‘春风荡城廊，满耳沸笙歌’之地”<sup>(76)</sup>。

高邮州

“即古邗州。邗沟一名寒江……盖夏禹时，江淮未通，故《禹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至吴王夫差始开邗沟，隋人广之，舟楫始通焉”<sup>(77)</sup>

等等，不胜枚举。因此，《漂海录》虽然只有近 5 万字，但它承载的文化信息量大，内涵丰富，底蕴深厚。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崔溥生平“以经学穷理为业”<sup>(78)</sup>，不但精研中国的儒学经典“四书五经”<sup>(79)</sup>，

“于成化丁酉（按：1477 年，24 岁）格进士试第三人，壬寅（1482 年，29 岁）中文科乙科第一人”，“丙午（1486 年，33 岁）中文科重试乙科第一人”<sup>(80)</sup>，

而且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敏而好学，博闻强记，深有积淀，因此当他漂流来到中国，亲身实地，对照了然于胸的书本知识，引经据典，运用自如。由于博学，故在接受中国各级官员以各种形式审查时，对答如流，结果

“缘你（按：指崔溥）供词明辨，审知非倭，今已议定……转送你回（国）”<sup>(81)</sup>。

显然，这是发挥了知识的作用，显示了知识的力量和价值。

如果研究中国明代的海防、政制、运河、城市、地志、民俗以及中朝两国的关系等，《漂海录》堪为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古籍，因为它实录并保留了诸如夹沟驿北黄家闸上《眉山万翼碑记》<sup>(82)</sup>等弥足珍贵的史料；如果在中国寻觅崔溥当年的足迹，进行“崔溥文化”游，《漂海录》就是一本最好的自助导游指南，因为它详细地记录了沿途各地的历史人文景观和山水自然风光，以及路线、里程、标志等；然而，《漂海录》更为重要的价值却在于它是一部“立身处世”的教科书——崔溥以其亲身经历告诉人们在艰险的逆境中如何振奋精神，保持并激扬民族气节和人格贞操，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聪慧机敏排除万难，达到理想的彼岸。

在整整五个月<sup>(83)</sup>的漂流逆境中，尤其在漂海的日子里，崔溥一行真是历尽艰险、九死一生。兹举其要：

“雨雹大风，惊涛畏浪，掀天鼓海，帆席尽破”<sup>(84)</sup>，

“舟为暴涛所击……百孔千疮，旋塞旋缺，罅漏有水，将不胜汲”<sup>(85)</sup>，

“所乘船中无一器甘水，未得渍炊，绝食绝饮……或细嚼干米，掬其溲溺以饮。未几，溲溺又竭，胸膈干燥，不出声气，几至死域”<sup>(86)</sup>；

“一日之间，溺败之机非一二度矣……（以衣）渍雨取汁以沃焦肠”<sup>(87)</sup>，

崔溥

“喉呕血数掬，口无津三日”<sup>(88)</sup>。

并且，在宁波下山还遇上海盗，

“曳臣（按：崔溥自称）头发，还缚倒悬，荷斫刀指臣颈断之……贼又荷刀将斩臣”<sup>(89)</sup>，等等。在如此险象丛生的境况下，一介儒生的崔溥外柔内刚，镇定自若，出色地担当起一艘43人的组织者和指挥者的重任，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到达中国台州海岸登陆。期间，他对属下指明生的希望，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

“与程保等六人亲自刮水几尽”<sup>(90)</sup>，

鼓舞士气，使大家

“竭力从事，毙而后已”，“争感奋出，死力刮水殆尽”<sup>(91)</sup>。

他深谋远虑，豁达持重，处事有方：在宁波下山遇盗时，阻止程保

“请一奋击，以决死生”，主张“莫如尽付行李，以乞生活耳”<sup>(92)</sup>；

在牛头外洋与六只“中船”周旋时，不准

“李桢欲击杀一人以却之”，主张“莫若权词以观其势”<sup>(93)</sup>，

从而免致横生祸端。他明敏果断，行动迅捷，看到“中船”上的人

“以雨故皆入船舱中，无观望者……遂率陪吏等先下船，诸军人接踵而下，冒雨穿

林逃遁奔匿”<sup>(94)</sup>，

使得“诬汝（按：指崔溥）为倭，欲献馘图功”的守寨官

“将领兵往捕汝斩汝之时，你辈先自舍舟投入人多之里，故不得逞其谋矣”<sup>(95)</sup>。

诚然，程保等42人因崔溥而漂流，但“过尽大海，一无亡失”，其中原因之一，则幸有崔溥这个好领导。

从《漂海录》看崔溥其人，从崔溥其人看朝鲜的儒家思想，再从朝鲜的儒家思想看中国儒学之东渐，我们会愈加清楚地知道中韩历史文化和友好关系源远流长。愿中韩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经济文化发达繁荣！

(1) [朝鲜]崔溥：《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初三日》。见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线装书局，2002年，第32~33页。以下引文出自同一书的，概不重复详注。

(2)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二十二日》，第68页。

(3) 《漂海录·卷之二·二月十一日》，第96页。

(4)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初四日》，第34页。

(5) [宋]朱熹《家礼》。见《漂海录·卷一·闰正月初三日》，第32页。

(6)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十八日》，第56页。

(7) 《漂海录·卷之二·二月二十三日》，第115页。

(8) 《漂海录·卷之三·四月十一日》，第151页。

(9)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十二日》，第44页。

(10)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十六日》，第51页。

(11) 《漂海录·卷之三·四月十九日》，第155页。

(12) 《漂海录·卷之三·四月二十日》，第157页。

(13) [韩国]杨万鼎：《关于锦南崔溥撰进漂海录受难与戊午被祸的考察》。见《崔溥漂海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91页。

(14) 《漂海录·卷之三·四月十一日》，第152页。

(15) 《漂海录·卷之三·四月二十七日》，第166~167页。

(16) 《漂海录·卷之三·四月二十日》，第157页。

(17) 《漂海录·卷之三·五月十九日》，第181页。

(18)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二十日》，第63页。

(19)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十九日》，第59页。

(20)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二十二日》，第68页。

(21)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二十五日》，第72页。

(22) 《漂海录·卷之二·二月十七日》，第106页。

(23)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二十二日》，第68页。

(24) [朝鲜]《锦南集附录·锦南先生事实》。见韩国《锦南先生漂海录·添附》，教养社，1978年，第201页。

(25) 《漂海录·卷之三·结语》，第195页。

(26) 《漂海录·卷之一·开篇语》，第28页。

(27) 《漂海录·卷之二·三月二十三日》，第140页。

(28) [宋]范仲淹：《岳阳楼记》。见《古文观止·宋文》，中华书局，1959年，第421页。

(29) (30)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十七日》，第54页。

(31)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二十八日》，第74页。

(32)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初五日》，第37页。

(33) 《漂海录·卷之二·二月十一日》，第96页。

(34)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十二日》，第44页。

(35) [唐]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见《杜工部集》，中华书局，仿宋版印，册二卷四第7页。

(36)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二十一日》，第64页。

(37) 《漂海录·卷之三·四月初三日》，第147页。

(38) 《论语》：中国儒学经典之一，记述孔子应答时人、弟子，以及弟子间相问答的情况及语录，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共同编纂而成。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均见徐志刚《论语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

(39) 《论语·为政》，见《论语通译》第10页。

(40) 《论语·八佾》，见《论语通译》第26页。

(41) 《论语·公冶长》，见《论语通译》第51页。

(42) 《论语·雍也》，见《论语通译》第72页。

(43) 《论语·述而》，见《论语通译》第82页。

(44) 《论语·泰伯》，见《论语通译》第98页。

(45) 《论语·颜渊》，见《论语通译》第147页。

(46) (47) 《论语·宪问》，见《论语通译》第187页。

(48)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初四日》，第34页。

- (49)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初五日》，第 37 页。
- (50)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初七日》，第 38~39 页。
- (51)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十二日》，第 44 页。
- (52) 《漂海录·卷之三·四月十一日》，第 152 页。
- (53)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初七日》，第 39 页。
- (54)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十二日》，第 45 页。
- (55) [朝鲜]《锦南集附录·锦南先生事实》。见韩国《锦南先生漂海录·添附》，第 201 页。
- (56) [战国]荀况：《荀子·荣辱》。见《诸子格言》，黄山书社，2001 年，第 102 页。
- (57) 杨万鼎：《关于锦南崔溥撰进漂海录受难与戊午被祸的考察》。见《漂海录研究》，第 201 页。
- (58) 《锦南集附录·锦南先生事实》。见韩国《锦南先生漂海录·添附》，第 201 页。
- (59) 《论语·述而》：见《论语通译》第 88 页。
- (60)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初六日》，第 38 页。
- (61) 《论语·述而》。见《论语通译》第 82 页。
- (62) 《论语·雍也》。见《论语通译》第 70 页。
- (63)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十四日》，第 48~49 页。
- (64) 《论语·为政》。见《论语通译》第 19 页。
- (65) 《论语·先进》。见《论语通译》第 134 页。
- (66) 《论语·学而》。见《论语通译》第 4 页。
- (67) 《论语·八佾》。见《论语通译》第 26 页。
- (68) 《论语·乡党》。见《论语通译》第 122 页。
- (69) [战国]子思：《中庸·第十九章（齐家）》。见《大学·中庸》，书海出版社，2001 年，第 133 页。
- (70) 徐志刚：《论语通译·乡党》注释，第 122 页。
- (71) 《漂海录·卷之二·二月十一日》，第 96 页。
- (72) 《漂海录·卷之二·三月初十日》，第 131 页。
- (73) 郭淑新 余亚斐：《论孔子“鬼神”观的人文意义》。见《光明日报》。
- (74) 《漂海录·结语》：“臣所经自牛头外洋……至北京会同馆，大概共六千有余里。自会同馆……至辽东城，共千七百有余里。自辽东……至鸭绿江，又三百有余里。”见第 190 页。
- (75) 《漂海录·卷之二·二月十五日》，第 103 页。
- (76) 《漂海录·卷之二·二月二十三日》，第 114 页。
- (77) 《漂海录·卷之二·二月二十五日》，第 116 页。
- (78) 《漂海录·卷之二·二月十七日》，第 106 页。
- (79) 四书五经：中国儒学典籍，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指《易》、《尚书》、《诗》、《礼记》、《春秋》。
- (80)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二十一日》，第 65 页。
- (81) 《漂海录·卷之二·二月初九日》，第 93 页。
- (82) 《漂海录·卷之二·三月初五日》，第 124~125 页。
- (83) 《漂海录》：一四八八年闰正月初三日“漂流海中”，是年六月初四日“渡鸭绿江”回国。见第 32 页、第 188 页。
- (84)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初四日》，第 34 页。
- (85)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十五日》，第 50 页。
- (86)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初十日》，第 42 页。
- (87)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十六日》，第 52 页。

- (88) 《漂海录·卷之二·二月初九日》，第 93 页。
- (89)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十二日》，第 45 页。
- (90)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十五日》，第 50 页。
- (91)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初四日》，第 35 页。
- (92)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十二日》，第 45 页。
- (93) (94)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十七日》，第 53~54 页。
- (95) 《漂海录·卷之一·闰正月十九日》，第 60 页。



## 표해록(漂海錄)으로 본 최부(崔溥)

王金龍 (中國浙江省 民間文藝家 / 韓國民族研究員 研究委員)

번역 / 催哲鎬 (한국민족연구원 연구위원)



1488년(명(明) 홍치(弘治) 원년, 조선 성종 19년), 조선의 홍문관 부교리, 최부(崔溥)는 제주 삼읍추쇄경차관(濟州三邑推刷敬差官)으로 부임 받아 임무를 수행하던 중, 부친의 별세 소식을 듣고 배리, 호송군 및 노비 등 42명과 함께 고향 전라도 나주(현 한국 전라남도 羅州)로 분상 차 도해(渡海) 중이었다. 그들은 윤 정월 초3일 제주 별도포항을 출발하여 동풍을 만나 순항했다. 어두워지자마자 북풍이 거세게 불어, 어찌할 바 없이 해상에 표류하기 시작했다. (『표해록』 윤 정월 초 3일) 그 달 16일에 이르러서야 다행히 그들은 중국 절강 태주부 임해현의 우두외양에 이르렀다. 17일 배를 버리고 상륙하여, 19일 도저성(桃渚城)에 도착 후, 23일 도저성에서 귀국 길에 올랐다. 28일 태주를 떠나 전에 들렀던 영파부를 지났다. 이후, 소흥부, 항주부를 경과하며, 경향 대운하를 따라 북경에 도착, 이후 산해관, 요동을 지나, 6월 4일 압록강을 건너 조선에 당도했다. 귀국 후, 최부는 왕명을 받들어, 한문으로 표해록을 작성, 이를 임금에 올렸다. 1573년(명, 만력 원년, 조선 선조 6년), 최부의 외손 유희춘은 표해록 목판본을 출간한 바, 현재 일본어 고문(古文), 영어 및 한국어 번역본 등이 있다. 국왕을 위한 보고서로 작성한 표해록은, 이국 타향에서 겪은 체험담이

서술되어 있는데, 대부분의 내용에서 그의 언행을 살펴 보면, 그의 기본적 사상, 품성 등을 잘 파악할 수가 있다.

### 1. 최부의 유학사상 및 실천

표류의 역경에 처해서도 최부는 시종 유학 이념으로 자신을 경계했으며, 일행 42명의 행동에 규범이 되었다. 또한 애국자로서의 고상한 품격, 유학자의 기품과 정조, 그의 인격적 매력은 사람들을 감동시켰다.

효(孝)는 유가(儒家)의 학설 중, “孝悌忠信”의 으뜸으로, 유학을 정통 사상으로 삼은 중국의 봉건사회에서 효는 치국(治國)의 근본이었다. 최부는 효를, “충신은 효자의 가문에서 구하고, 부모에 효를 다 하는 자가 임금에 충성한다.” (『표해록』 윤 정월 22일) “유학을 존중하고, 모두 집에서는 효도를 밖에서는 공경을, 임금에 충성을, 친구는 신의로 대하고 있다.” (2월 11일)고 정의하며, 가례(家禮)를 인용하기도 했다.

은둔한 선비 왕을원이 주유으로 그를 접대하려고 하자, 최부는 이를 거절한다. “조선에서 친상을 당하면 술이나, 고기 요리, 맛있는 음식을 먹지 않으며, 3년간 수상한다.” (윤 정월 18일) 부득이 왕을원은 술 대신에 차를 내놓았다.

한 지역을 지나면서, 그는 “아버지가 돌아가셨는데도 염을 하지 못하고, 모친은 나이가 드셨는데도, 자식의 도리를 못하고 있다. 갈 길은 아직도 머니, 비통한 심정으로 천지가 캄캄하다.” (2월 23일) “날짜가 지체되고 영전에 곡을 할 수 없고, 여묘(廬墓)도 할 수 없는 처지라 통곡할 따름이다.” 고 한탄했다. (4월 11일)

내용 중 아주 돋보이는 대목으로, 최부는 그 험한 노정에서 어떤 경우에 처하더라도 상관과 상복을 벗는 일이 없었다. “부디 상복을 벗고, 사모에 관복을 입어 위엄을 보여 달라” 는 부하들의 요구를 결코 따르지 않았다. (윤 1월 12일) 또한 우두외양에서 중선(中船) 6척이 줄지어 정박하고 있는 것을 보고서, 정보 등이 “관복을 갖추고 저들 선박에 위의(威儀)를 보이라고 청하자, 그는, 즉시 거절하면서, “상복을 벗는 것은 바로 길(吉)이니, 이는 효(孝)가 아니며, 사람을 속이는 일은 신(信)이 아니다. 죽음에 이른다 하더라도, 효가 아니고 신이 아닌 것은 용인할 수 없다” 며 말을 듣지 않았다. (윤 1월 16일)

북경에서, 황제를 만나, 상으로 의복을 받을 때, 길복(吉服)으로 입조(入朝)를 할 수도 있었지만, 그는 홀로 숙소(玉河館)에 남았다. (4월 19일) 관리는 정보 등을 데리고 가, 상을 받게 하였다. 이튿날, 역관 이상이 황제에 사은숙배해야 한다 하면서 그를 인도했다. 그는 역관을 따라 장안문에 도착했지만, 차마 길복을 입을 수 없었다. 이상(李翔)이 급히 그의 상관을 벗기고, 사모(紗帽)를 씌웠다. 황성외문이 열리면서, 신하들이 줄줄이 입조(入朝)하고 있었다, 최부는 사제가 급박하여, 길복으로 갈아 입고 입궐했다. 궐을 나온 후, 바로 그는 상복으로 갈아 입었다. (4월 20일) 조선 문신 이극균, 정승조, 김여석, 김자정, 이숙감, 김우인, 무신 박종원 등은 “최부는 평소 품행이 단정하고, 수상(守喪) 3년간 여묘(廬墓)했으며, 그 기간 동안 집에 가본 일 이 없었으니 지극한 효성이 아니고서야 그렇게 할 수 있겠는가?” 라고 했다. (『금남 최부의 표해록 찬진에 따른 수난과 무오피화(戊午被禍)에 따른 고찰』, 양만정(楊萬鼎), 〈최부표해록연구〉, 갈진가(葛振家) 편저])

황제를 천자로 간주하고, “가천하(家天下)” 즉, 국가를 가산(家産)으로 여겼던 봉건사회에서 유가(儒家)는 충군(忠君)과 애국이 밀접한 관계가 있는 것으로 생각했기 때문에 왕에 대한 충성을 국사(國事)로, 왕권의 유지와 보호는 바로 국위(國威)였던 것이다. 이는 바로 신하의 천직(天職)이었으며, 최부는 표류생활 역시 성왕(聖王)의 인덕(仁德)으로 치부했다.

“이는 바로 황제의 은혜이며, 모든 것은 각자 제자리가 있는 것이 아닌가. 우리가 다행히 생명을 보존할 수 있었던 것도 그 이치다.” (4월 11일)

“우리는 보잘것없는 백성이다…성려(聖慮)가 이처럼 우리에게까지 미칠 줄은 생각조차 하지 못했다. 주상의 염려가 이와 같았으니, 우리가 술한 죽음에서 살아날 수 있었던 것이다.” (4월 27일)

당시, 조선은 명조(明朝)를 상국(上國)으로 대했다. 유가는 위(上)를 섬기는 것이 성(誠)이고, 성(誠)이 바로 판마음(異心)이 없는 것이며, 이심(異心)없는 것이 분쟁이 없는 평화공존(相安無事)이라 여겼다. 따라서 그는,

“황제의 위로와 수상(授賞), 이 모두 우리 임금의 사대(事大)의 덕분이지, 자네들의 (정보 등의 從者를 지칭)때문이 아니다. 우리 임금의 덕을 잊지 말고, 황제의 하사품을 가볍게 여기지 말라” 고 당부했다. (4월 20일)

표류생활의 행운을, “이 모두 성상의 인덕으로, 백성을 아끼는 마음과 사대(事大)를 한 덕분이다.” (4월 20일), “하늘에 두 개의 태양이 없듯이, 천하에 어찌 황제가 둘이 있겠는가. 성심으로 사대(事大)할 따름이다.” (윤 정월 20일)

도저성에서 최부는 노부옹의 질문에 단호한 어조로 대답했다. “당신은 나의 말이 괴이하게 들리겠지만, 나 또한 당신의 말과 습속이 괴이하다. 천성(天性)은 같은 것이기 때문에 나의 천성도 요순(堯舜), 공자와 안연의 천성과 같은 것이거늘, 언어가 다르다고 해서 어찌 문제가 되겠는가.” (윤 정월 19일)

또한, 설민의 “외국에 있으면 무방하다”는 말에도 단호히 반박했다. “내가 조선의 신하가 아니란 말이나? 신하된 자가 외국에 있다고 국가를 저버리고, 언행을 달리할 수 있겠는가.” (윤 정월 22일)

건도소에서, 그는 천호(千戶) 이양과 작별하면서, “조선은 비록 해외에 있지만, 의관문물은 중국과 같아서 외국이라고 볼 수는 없다.” (윤 정월 25일)

고소역(姑蘇驛)에서, 안찰어사의 물음에 그는 조국의 부강을 자랑했다. “모신(謀臣)과 맹장이 병(兵)의 운용을 잘 하고 있고, 병사들은 모두 죽음을 두려워 하지 않는다. 때문에 소국(小國)인 고구려가 천하 백만 대군을 두 번이나 물리쳤다. 지금은 신라, 백제, 고구려가 한 나라가 되어 물자와 인구가 크고, 부국강병하며, 충직하고 지력이 있는 인물이 넘쳐나기 때문에 그 수를 헤아릴 수 없다.” (2월 17일)

설민(薛旻)이 국가기밀에 해당되는 문제를 묻자, 그는 교묘하게 피해 나갔다. “당신은 군자감(軍資監)주부(主簿)를 지냈는데, 병량(兵糧)의 수치를 모른다고 할 수 있느냐?”, “나는 군자감에 있는 지 한 달도 안 돼, 다른 곳으로 갔기 때문에 그 수를 알 수가 없다.” (윤 1월 22일)

조선 국왕, 이강정(李康靖)은 그에게 찬사를 했다. “발섭사지(跋涉死地)하면서도 나라를 빛냈도다!” (『금남선생사실; 금남선생 표해록』, 교양사, 1978년)

최부는 험난한 표류 역경에 처해서도, “배리(陪吏) 4명으로 하여금 글을 살피거나, 지방 사람에게 물어 보도록 하였으며… 대략만을 기술했다.” (『표해록, 결어(結語)』)

이처럼 최부는 표해록을 완성했는데, 이는 그가 왕명에 충실했을 뿐만 아니라, 조국의 은혜에 실제 행동으로 큰 보답을 했다. 표해록, 이 한 권에 외국인이 알 수 없었던 당시 중국내부의 중요한 정황이 실려 있다니 놀랍기 그지 없다. 부친상의 비보를 접한 후, 화급히 달려가서 곡을 하고 있을 모친을 위로하고 싶은 심정이야 오죽했겠는가. 그러나, 5개월간이나 외국에 있었음에도, 국왕은 표류 경과를 찬진(撰進)하라는 명령을 내렸으며, 최부는 이를 청과역에서 수행했다. “주상의 전지(傳旨)를 받들어, 일기를 찬진하였다.” 〈「표해록, 서언」〉

또한, 최부는 표류의 간난(艱難)한 처지면서도, 조국을 위해 “수차(水車)” 학습에 전념했다. “우리 나라는 수전(水田)이 많아, 가뭄이 심하다. 수차의 제조법을 배워 사람들을 가르칠 수 있다면, 농업에…같이 도움이 될 것이다.” (3월 23일)

이는 송(宋)나라의 범중엄(范仲淹)의 “조정에 몸담고 있을 때는 백성을 걱정해야 하고, 물러난 후에는 주군을 걱정해야 한다. 남들보다 먼저 걱정을 하고, 남들 보다 뒤에 기뻐해야 한다” 는 말과 다름이 없다하겠다.

(「고문관지(古文觀止) · 송문(宋文)」, 중화서국(中華書局), 1959)

예(禮)는 유가(儒家)가 봉행(奉行)하는 “인의예지신” 중의 주요 덕목의 하나로서, 최부는 그의 처절한 환경하에서도 예를 행하는데 소홀함이 없었으니, 장하다 아니 할 수 없다. 최부 일행이 우두외양에서 황망히 등륙(登陸)한 후, 한 마을을 지날 때, 최부는 종자(從者)들을 타일렀다. “생사고락을 같이 해왔으니, 우리는 골육(骨肉)과 같은 사이가 아닌가…환난(患難)을 만나서, 서로 도와가며 밥 한끼라도 나눠먹고, 아프면 서로 의지한다면 한 사람도 잃지 않을 것이다.” (윤 1월 17일) “우리 나라는 본래 예의지국(禮儀之國)이니, 표류로 궁색하고 황망하다 하더라도, 예의와 위엄을 보이면, 이 지방 사람들도 우리 나라의 예절이 이렇다 하는 것을 알 수 있을 것이다.” (윤 1월 17일), “그러므로, 어디에 가든지 배리(陪吏) 등은 나에게 꿇고서 절을 해야 하며, 군인 등은 배리에게 마찬가지로 예를 행해야 한다. 실수가 없어야 한다… 이 곳의 군중에게도 반드시 예를 갖춰 행동을 해야 하며, 군중과 충돌해서는 안 된다.” (윤 1월 17일)

유자(儒者)는 지식인이다. 지식인은 도리(道理)가 있어야 한다. 따라서 도리가 있으면, 어느 경우에 있어서도 도리에 어긋나는 언사는 하지 않는 법이다. 연산역(連山驛)에서 최부는, “물건을 탈취하는 일은 두고 볼 수 없는 일이지만, 강탈당했다고

무고(誣告)하여, 죄없는 사람에게 죄를 묻는다는 것은 도리에 크게 맞지 않다” 고 천호(千戶) 적용(翟勇)을 가르쳤다. (윤 1월 28일)

그가 강직하며, 사원(私怨)을 도모하지 않는 실사구시(實事求是)의 인물임을 위의 내용으로 충분히 알 수 있는 것이다.

유가(儒家)의 학설에 “제가치국평천하(齊家治國平天下)”는 구절이 있다. 이는 우선적으로 “수신(修身)” 즉, 자신을 바르게 해야 한다는 의미다. 최부는 조선 유가(儒家)의 걸출한 대표적 인물이라 말할 수 있다. 최부는 유학에 정연(精研)했을 뿐만 아니라, 수신(修身)하며, 행실에 어긋남이 없었던 분이다. 의덕수범(懿德垂範) 즉, 그의 덕행(德行)은 후세의 귀감(龜鑑)이 되고 있다. 그는, “노도(怒濤)는 산과 같아, 치솟을 때는 하늘에 닿았고, 떨어질 때는 심연(深淵)에 빠지는 것 같이 그 기세는 흉흉했으며, 소리는 천지를 찢는 듯했다” 는 바다에서 표류할 때도, 의복을 갈아 입은 후, 두려운 마음으로 손을 비비며 하늘에 빌고, 천명(天命)을 기다렸다.

“신은 오직 충효와 우애로 근본을 삼아 기망(欺罔)한 일이 없고 원한을 산 일도 없으며 손으로 남을 살해한 일도 없다…신에게 죄가 있다면, 신이 감당할 것이다. 동승한 40여 명은 죄가 없는데도, 익사하게 되었으니, 왜 하늘은 이를 불쌍히 여기지 않는가. 불쌍한 이들을 가련하게 여기면, 바람과 파도를 잠자게 해달라…그런 후에 비록 만 번을 죽는다 해도, 이를 참으로 받아들이겠다.” (윤 1월 5일)

유가는 귀신(鬼神)을 “경원(敬遠)” 하지만 “음사(淫祀)” 로 숭상하지 않는 것” 으로 파악했다. (2월 11일) 그들은 천명(天命)을 기다리고, “천리(天理)는 근본적으로 곧은 것” 이라 하여 속이는 행동은 해서는 안 된다고 했다. (윤1월12일) 그는 “죽음에 임박하여 평생 수행했던 진실된 도리로 하늘에 빌었던 것이다. 즉 그는 자신, 한 사람만 벌을 감수하고, 다른 사람들에게 화를 미칠 수 없다는 “인(仁)” 즉, 사람을 사랑하는 유학의 이념을 몸소 실천한 것이다. 이는 당(唐)의 위대한 시인, 두보(杜甫)의 정신과 합치(合致)되며, 강직과 청렴성이 공통된다 하겠다.

“어떻게 하면 수많은 집을 마련하여, 가난한 선비들의 얼굴을 펴게 할 수 있을까… 비록 내 초가집이 무너져, 동사(凍死)하더라도 여한이 없겠다.” (당나라 杜甫의 시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杜工部集, 中華書局)

최부는 5품의 관리로, “국왕의 근신(近臣)”이었지만 (윤1월21일) 그의 처지는 궁

색했다. “천하에 나처럼 궁핍한 사람이 어디 있겠는가. 아버지는 돌아가시고, 어머니는 늙으셨으며 아우 또한 어리고, 집은 가난하여 상을 치르는데도 넉넉하지가 않다.” (4월 3일)

요컨대, 표해록을 통해 본 최부, 그 사람은 충(忠), 효(孝), 예(禮), 의(義), 인(仁), 염(廉) 등을 겸비(兼備)하지 않은 것이 없으니, 조선 제일의 참된 유학자가 아니겠는가.

## 2. 최부의 천명(天命) 및 귀신관(鬼神觀)

최부와 유학자들은 천명과 귀신에 관한 견해가 같았다. 중국 유학의 창시자인 공자의 논어에서 이를 살펴 보기로 한다. 「논어: 중국 유학 경전 중의 하나; 아래의 인용은 서지강(徐志剛)의 〈논어통역〉(論語通譯)을 참고)」

“나이 50에 천명을 안다.” 「논어·위정 편」

“하늘에 죄를 지면, 빌 곳도 없다.” 「논어·팔일 편」

“선생님(공자)의 성품과 천도에 관한 말씀은 들을 수 없었다.” 「논어·공야장 편」

“내가 잘못하면 하늘이 미워할 것이다.” 「논어·옹야 편」

“(공자가 말씀하시기를) 하늘이 나에게 덕을 주셨다.” 「논어·술이 편」

“(요임금)이 높고 크도다. 오직 하늘 만이 큰 것이거늘.” 「논어·태백 편」

“생사는 명(命)에 달려 있고, 부귀는 하늘에 있다.” 「논어·안연 편」

“나를 아는 자가 하늘이다.” 「논어·현문 편」

“도가 행해지거나, 행해지지 못하거나 다 운명이다.” 「논어·현문 편」 등 등이다.

최부는 표류 도중, 한시도 “천명(天命)”을 잊은 적이 없었다. 즉, 만물의 생사화복은 하늘이 주관한다고 생각했다. 다음의 대화를 보기로 한다. “신의 생각에도 익사(溺死)가 임박하다. 하늘이 도와 다행히 익사하지 않는다 해도 반드시 표류할 것인데, 이는 죽는 것과 무엇이 다르랴.” (윤 1월 4일)

막금(莫金), 권송(權松) 등은 최부의 말에 눈물을 흘리며, “사태가 긴박하다. 가망이 없으니, 의복을 갈아입고 천명을 기다려야 한다.” 최부는 그 말을 따라, 도장과 마패를 가슴에 품고, 상복을 갖춘 다음 두려운 마음으로 손을 비비며 하늘에 빌었

다. (윤 1월 5일)

최부는 권산(權山) 등의 말에, “생사 모두 하늘에 달려 있다. 바람의 방향도 하늘이 주관하고 있다. 지금 동풍이 여러 날이 지나도 변하지 않으니, 하늘이 우리를 살릴 것 같다” 고 답했다. (윤 1월 7일)

영파(寧波)하산(下山)에서 해적을 만났을 때, 그는 “해상의 표류는 하늘의 뜻이고, 여러 번 죽을 고비를 겪었지만, 다시 살아난 것도 또한 하늘의 뜻이다. 천리(天理)는 본시 끝은 것이니, 어찌 하늘을 거스르며, 사람을 속이는 행동을 하겠는가?” (윤 1월 12일)

따라서 최부는 정보(程保)등의 “상복을 벗고 사모, 관복을 착용하여 관인으로서 위엄을 보여 달라”는 간청을 듣지 않고 표류 당시 그대로 상관, 상복을 착용하고 해적을 맞이했다.

최부의 세계관, 인생관에 “천명관”이 온축(蘊蓄)되어 있다. 그의 천명관(天命觀)은 숙명론자(宿命論者)들의 소극적, 기다림, 피동적인 태도가 아니고, 고립무원(孤立無援)의 극한상황에서도 그의 천명관의 주체정신은 적극적, 진취적, 주동적이었다. 유가에서 말하는 이른바, “입세(入世)” 적이지, “출세(出世)” 적은 아니었다. 이와 같이, 험난한 표류 과정과 장도(長途)의 간난(艱難)한 발섭(跋涉)중에서도 그는 일행 42명의 영도자로서 전원 무사 생활시키는 중임을 맡았다. 그는 술선수범의 리더십뿐만 아니라, 놀라운 지혜와 용기로 민족단결의 정신을 고취시키며, 험난을 극복하는 기적을 이뤄냈다. 그는 사나운 폭풍을 만나, 목적지까지 가는 동안, 한 사람도 희생자가 없었다는 것은 천고(千古)에 드문 일”이라고 술회했다. (4월 11일) 실로 인간기적이라고 아니할 수 없다.

최부의 표류 전 과정을 살펴 보면, 그는 험난한, 아니 생사기로의 상황에서도 그는 앉아서 기다리지 않고 천명에 순응하지 않았다. 오히려, 그는 “진인사대천명(盡人事待天命)” 즉, 전력을 다해 난관을 돌파하고, 생명의 극한에 도전하는 등 놀라운 능동정신을 발휘했던 것이다. 만일 죽음의 사자가 온다 하더라도 그는 태연자약하게 면대(面對)하며 마치 죽음을 집으로 돌아가는 일처럼 여겼을 것이다. 해상에 표류하면서 최부는 “죽음을 피하지 못할 것으로 알고, 흠이불을 찢어 몸을 여러 번 둘러 감은 다음, 배 가운데 있는 횡목(橫木)에 묶었다. 사후에라도 시신이 배에서 떨어져 나가지 않도록 하기 위함이었다.” (윤 1월 7일)

그는 영파 하산에서도 죽음이 임박했을 때도 의연하였다. “먼저 정보의 옷과 바지를 벗기고, 곤장으로 쳤다. 다음 작두로 신(최부를 자칭함)의 허리띠를 끊고 옷을 벗겨 알몸으로 만든 후, 손과 다리를 뒤로 묶어 꼼짝 못하게 한 다음, 곤장으로 왼팔을 7, 8번 치며 말하기를, ‘목숨이 아깝거든, 당장 금, 은을 내 놓아라’ 신이 크게 꾸짖으며, ‘몸이 끊어지고 뼈가 부서진다 해도, 어찌 없는 금, 은을 내 놓을 수 있단 말이냐?’ (윤 1월 12일)

최부는 위협에 닥쳐도 두려워하지 않고 건강불굴(堅強不屈)했다. “금남선생사실”에 이의 성품이 기술되어 있다. “무오(1498년, 조선 연산군4년)7월 사화가 일어나... 연산은 그의 집을 수색할 것을 명했다. 공(최부를 지칭)은 유독 ‘점필재집(佔畢齋集)’ (조선의 유학종사(宗師) 김종직(金宗直)의 문집, 최부의 스승)를 소장했다는 이유로 고문을 당했으며, 곤장을 맞고 단천(端川)으로 유배되었다. 공은 유배지에서도 의연했다. 갑자(1504년, 조선 연산군 10년)10월, 연산의 명에 의해 투옥되었고 사형에 처해졌다. 사형 전날 밤, 김전(金詮), 홍언필(洪彦弼) 등도 같은 옥 안에 있었다. 술을 들며 그들과 작별을 했는데, 안색은 평소와 다름이 없었다.” 「금남집(錦南集) 부록, 금남선생사실」 조선의 사관(史官)은 붓을 들어, “그의 죽음을 보고 조야(朝野) 모두 애석해 했다”고 썼다 한다. 「양만정(楊萬鼎)의 금남 최부 표해록 찬진에 따른 수난과 무오피화(戊午被禍)」 최부는 비로소 병인(1506년, 조선 연산군 12년)년에 통정대부 승정원 도승지로 추증(追贈)되었다,

최부의 “귀신” 관은 공부자(孔夫子)의 “오리지널(original)”을 계승했다고 할 수 있겠다. 논어에, 공자께서 병환이 나시자, 자료가 기도할 것을 청했다. 공자께서 “이치가 있느냐” 라고 묻자, 자료가 대답하기를, “있습니다. 죽은 사람을 조문하는 글에, 하늘과 땅의 귀신에게 기도한다고 되어 있습니다”고 하자 공자께서, “나의 기도는 오래 되었다”고 하셨다.” (〈논어·술이 편〉)

최부가 해상에서 표류할 때, “밤으로 접어 들자, 바람과 파도가 세차게 일면서 배의 속도가 빨라졌다. 안의(安義)가 바다에 용신(龍神)이 있어, 탐욕스럽기 때문에 갖고 있는 짐들을 바다에 던져 제사를 지내자는 건의를 신이 듣지 않았다.” (윤 1월 6일) 한편 공자는 귀신의 발현에 대해 “이치가 있느냐”는 의문을 던졌다. “공자는 괴이함, 어지러움, 귀신에 대해 말하지 않았다.” 「논어·술이 편」 “귀신을 공경하되 멀리하면 지(知)라고 말할 수 있다.” 「논어·옹야 편」

최부는 귀신에 제사를 지내야 한다는 말에 “옳지 않다” 했으며, 안의 등의 “귀신을 업신여기고 공경하지 않는다”는 불평에, 다음과 같이 타일렀다.

“제주 사람들은 귀신을 무척 좋아하는 것 같다. 산이나, 연못, 시내 등에 신사를 설치하고, 심지어 광양 등에서는 조석으로 제사를 지내지 않는 때가 없을 정도다. 이는 바다를 건널 때, 표류나 침몰 등의 환난이 없기를 바라는 것 같은데, 오늘은 어느 배가 표류하고, 내일은 어느 배가 침몰하는 등 계속되고 있는데, 과연 이것이 귀신의 영험 때문이라고 생각하는가? 제사를 지낸다고 복을 받는가? 하물며 우리 동승인 중에 제사를 지내지 않은 사람은 나 혼자다. 자네들 군인 들 모두 성심으로 제사를 지내고 왔을 텐데, 만약 귀신이 영험이 있다면, 나 한 사람 제사를 지내지 않았고, 자네들 40여 명이 제사를 지냈는데, 어찌 귀신은 자네들의 성심을 무시한다는 말인가? 우리 배가 표류되고, 물건이 못 쓰게 된 것은 모두 바람을 잘못 만난 탓이다. 그런 제사는 폐지해야만 한다. 나는 이에 현혹되지 않는다.” (윤 1월 14일)

공자는, “귀신이 아닌 것에 제사를 지내면 아첨이고, 의를 보고도 행하지 않으면, 용기가 없는 것이다.” 「논어·위정 편」 “사람을 섬기지 못하면서, 어찌 귀신을 섬길 수 있겠는가?” 「논어·선진 편」

이는 현실 생활에서, 현실을 중시하고 먼저 “사람을 섬겨야” 한다는 의미다. 제사를 지낸다면, 반드시 제사의 대상인 신이 있어야 한다. 그렇다면, 대체 그 제사의 신에게 어떻게 해야 할까? 공자는 다음과 같이 생각했다.

“돌아가신 부모의 상을 신중히 모시고, 제사를 정성껏 지내면, 백성들의 덕이 두터워진다.” 「논어·학이 편」 “내가 제사에 참여하지 않으면, 제사를 지내지 않는 것과 같다.” 「논어·팔일 편」 “비록 변변치 않은 밥과 나물국이라도 제사를 지낼 때는 정성을 다 해야 한다.” 「논어·향당 편」

즉, 조상에 제사를 지낼 때는, “죽음을 섬기기를 살아 있는 것처럼 섬겨야 하고, 없음을 있는 것처럼 섬겨야 한다.” 「대학·중용」 또한, “조상신을 제사 지내는 것은 근본을 잊어서는 안 된다는 의미다.” 「논어·향당 편」

조상신에게 제사를 지낼 때는 제주가 반드시 참석해야 한다. 항주의 무림역에서 고벽(顧璧)이 최부에게 물었다. “불교를 섬기지 않는다면, 신에게 제사를 지내는 것 같은데, 당신 나라에서는 귀신을 섬기는 것이 아니냐?”

이에 최부는, “우리 나라 사람들은 모두 사당을 세워, 조상 신에게 제사를 지내지

만, 귀신은 음사(淫祀)라고 하여 섬기지 않는다.” (2월 11일)

분수용왕묘(分水龍王廟)에서, 양왕(楊旺)과 그의 일행이 사당에 들어가, 분향을 하는 등 제사를 지내면서 우리에게 절을 하라고 권했다. 최부가 “산천에 대한 제사는 제후가 할 일이다. 선비나 일반 사람들은 조상과 아버지에 제사를 지내는데, 분수를 넘으면 예가 아니다. 예가 아닌 제사는 신에게 아첨한다 하여 지내지 않는다. 따라서 우리나라에서도 산천의 신에게 절을 하지 않는데, 하물며 다른 나라의 신사에 어찌 절을 한단 말이나?” (3월 10일)

최부는 섬겨야 할 신이 조상신이기 때문에 그가 “섬기는 신”은 아첨하는 신이 아니며, 음사(淫祀)가 아니었던 것이다.

중국의 어느 학자는, “공자는 귀신에 대한 전통의 종교적 신비의 힘을 조상신으로 바꾸어 섬겼다. 나아가 조상에 대한 제사를 효도, 인심(仁心)으로 확대하여, 인간의 윤리적 책임을 확인하는 동시에 사회윤리의 질서를 유지하는 데까지 이르렀다. 또한 제사의 대상인 조상신을 현실생활 속으로 확장(擴張)시켰다. 그 귀신관(鬼神觀)은 인문(人文)적 의의를 잘 드러내고 있다고 하겠다”고 평했다. (『곽숙신(郭淑新), 여아비(餘亞斐); 공자의 “귀신” 관에 관한 인문의의 (人文意義), 光明日報』)

위와 같이 최부의 귀신관과 공자의 인문사상이 동일함을 엿볼 수가 있다.

### 3. 최부의 박학다식과 리더십

조선의 중간관리인 최부는 남북의 4000여 km를 종단하면서 견문(見聞)을 기록하여 표해록을 완성했는데, 명조 홍치 원년의 정치, 군사, 경제, 문화, 교통 및 시정(市井)의 풍정(風情)을 기술했을 뿐만 아니라, 중국의 수 천 년에 걸친 문명, 각 지역의 역사, 산천지리, 명승지, 문화인물 및 술한 고사에 관한 그의 해박한 지식은 막힘이 없었다. 과연, 당시의 “중국통(中國通)”이라 부를 만하다. 그의 기술 내용을 살펴보자.

“가흥부(嘉興府), 즉 이곳은 옛날 추리성으로, 월나라가 오나라를 물리친 곳.” (2월 15일)

“양주부는 옛날 수나라 때 강도(江都)로서, 강의 왼쪽으로 큰 진(鎭)이 있고, 10리 주렴, 24개의 다리, 36개의 저수지 등이 있어 이 일대에서 그 경관은 최고였으며, 이른바, ‘봄바람은 성곽을 쓸고 가고, 생황과 노래는 귀에 들끓는다’고 했던 곳이다.” (2월 23일)

“고우주(高郵州)는 옛 이름이 한주(邗州)였다. 한주는 일명 한강으로…하(夏), 우(禹)때는 양자강과 회수가 통하지 못했기 때문에, ‘우공’에, ‘양자강과 바다를 따라 가면 회수와 사수에 이른다. 오왕 부차가 처음으로 한구를 뚫었는데, 수나라가 그것을 넓혀, 배가 다니기 시작했다’고 했다” 등등 이루 다 헤아릴 수가 없다. 표해록은 비록 불과 5만 자에 가까운 글이지만, 기재된 문화의 정보량은 실로 엄청나며, 그 내용이 풍부하여 최부의 깊은 식견에 놀라지 않을 수 없다. 이는 “얼음 3척이 하루 사이에 얼어붙은 것”이 아니다. 즉, 하루 사이에 된 것이 아니고, 오랫동안 누적된 결과다. 최부는 평생, “경학을 연구하는 것을 업(業)”으로 삼았다. (2월 17일) 즉, 중국의 유학정전인 “사서오경”을 정연(精研)했던 것이다. (『4書5經: 4書는 大學, 中庸, 論語, 孟子; 5經은 易, 尙書, 詩, 禮記, 春秋』)

“성화 정유(1477년, 24세)년 진사시에 3등으로 합격하고, 임인(1482년, 29세)년에 문과 을과에 1등으로 합격하였으며, 병오(1486년, 33세)년에 문과 중시 을과에 1등으로 합격했다.” (윤1월21일) 이처럼 최부는 중국의 역사, 문화에 대한 공부를 즐겼으며, 그의 해박한 지식은 그 깊이가 끝이 없었다. 그래서 그가 중국에 표착(漂着), 각 지역을 다닐 때, 경전을 인용하는 등 그의 해박한 지식을 활용할 수 있었으며, 중국의 각급 관리들의 심문(審問)시, 답변이 막힘이 없었다.

“당신(최부를 지칭)이 쓴 공술서를 보고, 왜인이 아님을 알았다. 이제, 결정이 되었으니…당신은 호송되어 한국할 것이다.” (2월 9일) 그의 해박한 지식을 발휘한 결과로 볼 수가 있다.

표해록은 중국 명대(明代)의 해방(海防), 정치 제도, 운하, 성시(城市), 지리, 민속 및 중조(中朝)관계사를 연구에 참고 가치가 있는 중요한 고적(古籍)임이 틀림없다. 그가 인용한 각 지역의 수로, 역(驛), 특히 황가갑(黃家閘)위에 있었던 미산만익비(眉山萬翼碑)는 진귀한 사료(史料)이다. 당시 최부의 족적(足跡)을 찾아, 최부의 “문화탐방(文化探訪)” 여행을 한다면, 표해록은 각 지역 연도(沿道)의 역사, 인문, 경관과 산수 자연 풍광(風光), 그리고 노선(路線), 이정(里程), 표기(標記)등 상세한 기록이 있기 때문에 훌륭한 여행 안내서가 될 것이다. 더 중요한 가치는 표해록이 입신

처세(立身處世)의 교과서 역할을 하고 있다는 점이다. 최부가 험난한 상황을 극복해 가는 과정, 즉 그의 분투정신, 민족기개(民族氣概)의 진작(振作), 인격의 정절(貞節) 유지, 경인불발(堅忍不拔)의 의지, 기민(機敏), 혜지(慧智) 등은 역경을 헤쳐가며 이상적 피안(彼岸)에 도달하려고 하는 사람들에게 훌륭한 반면교사(反面教師)가 될 수 있다.

꼬박 5개월에 걸친 표류의 역경 속에서, 더욱이나 매일 연속되는 험난한 표류에서 최부 일행은 구사일생으로 살아 남았다. 중요한 몇 가지 대목을 열거해 보자.

“우박에 거센 바람이 불었다. 파도는 하늘까지 치솟고, 바다는 마치 격전장 같았다. 돛은 다 부서졌다.” (윤1월4일)

“배는 사나운 파도에 충격을 받아…온통 구멍이 나고 상처투성이기 때문에 물을 퍼내고, 퍼내도 줄지 않았다.” (윤1월15일)

“배 안에는 먹을 물을 받을 그릇이 하나도 없고, 김치도 담글 수 없고, 밥도 지을 수가 없기 때문에 음식이든, 물이든 굶을 수밖에 없었다…생쌀을 씹기도 하고 오줌을 받아 마시기도 했는데, 그마저 잦아 버렸고, 가슴이 건조해 말도 나오지 않는 거의 죽을 지경에 이르렀다.” (윤1월10일)

“하루에도 수 차례 죽을 고비를 넘겼다…비를 적신 옷을 짜서 생긴 물로 타는 듯한 갈증을 면했다. (윤1월 16일)

“여러 번 피를 토하였고, 3일 동안 침이 말랐다.” (2월 9일)

또한, 영파 하산에서 해적을 만나, “나의 두발을 잡아채, 거꾸로 매달고는 작두로 내 목을 끊으려 했다…도적이 다시 작두로 목을 베려고 했다.” (윤1월 12일)

등등이다. 이처럼 계속 이어지는 험난한 상황에서도, 선비 최부는 외유내강(外柔內剛), 차분하고 침착한 태도로 선상의 42명을 출중한 리더십으로, 거둬들이는 역경을 극복해 가며 마침내 중국 태주의 해안에 등륙(登陸)시켰던 것이다. 그 기간 동안 최부는 부하들에게 삶의 희망에 대한 지향(指向)을 뚜렷하게 제시하였고, 이치(理致)로 그들을 일깨우고 정(情)으로 그들의 마음을 사로잡았으며, 그들의 사기를 북돋았다. 이에 대한 표해록의 기술을 보자.

“정보 등 6명과 함께 몸소 물을 퍼 내는데 전력을 다 했다.” (윤1월15일)

“죽을 때까지 힘을 다 하겠다,” “죽을 힘을 다하여 물을 퍼냈다.” (윤 1월4일)

그는 심모원려(深謀遠慮)했을 뿐만 아니라 도량이 크고 매사에 신중했다. 또한 위기 수습에도 기민하였다. 우두외양에서 “중선(中船)” 6척이 닥쳐왔을 때, 이정이 “한 놈쯤 죽이고 도망가자”는 주장에 “정세를 보며 대응하자”며 응하지 않아, 이로 이외의 화근(禍根)을 막았다. (윤 1월17일)

또한 그는 상황 대처에 명민(明敏), 과단(果斷), 신속했다. “중선”에 있는 사람들이 눈에 띄었을 때, “비가 오자 모두 선창으로 들어갔고, 망을 보는 사람들도 없었다…배리 등을 이끌고 먼저 하선하자 군인들이 뒤를 따랐다. 비를 무릅쓰고 밀림을 뚫고 재빨리 몸을 숨겼다.” (윤 1월17일)

수채관(守寨官)이 “당신들을 왜(倭)로 무고하여, 목을 베어 바쳐 공을 세우려 한다”고 하며, “병졸들을 거느리고 가서 당신들의 목을 베려고 했는데, 당신들이 배를 버리고 사람들이 많이 살고 있는 동네로 도망쳤기 때문에 수포로 돌아갔다.” (윤 1월19일)

정보 등 42명이 바다를 표류하면서도 단 한 명의 인명 손실도 없었던 원인 중의 하나는 최부의 탁월한 리더십이었음이 분명하다.

표해록으로 본 최부, 그 사람을 통해서 조선의 유학사상을 살필 수 있었으며, 또한 중국의 유학이 조선으로 동점(東漸)했음을 간파(看破)할 수 있었다. 우리는 중한(中韓)역사문화와 우호관계가 원원유장(源遠流長)함을 더욱 더 분명히 인식하게 되었으며, 앞으로 중한 양국민민의 우호가 대대(代代)로 이어지기를 바라며, 경제, 문화의 발전과 번영이 있기를 기원(冀願)한다.